

湘江头条

湘江观潮  
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协办

# 珍贵的古代国际通道： 贯通湖南的“金石之路”

张京华

## 一

湖南的摩崖石刻成点、成线、成片，广泛分布在永州、郴州、衡山、岳麓山等地，文物总量超过3000幅，居全国第一位。其中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、省级重点保护单位的摩崖石刻景观如沅溪碑林、南岳摩崖石刻、岳麓山摩崖石刻、朝阳岩、阳岩、玉岩岩、月岩、淡岩、月陵亭、侍郎坦、苏仙岭等，大体沿水路交通分布。来往于湖南的名流学者元结、韩愈、柳宗元、周敦颐、黄庭坚、汪藻、蒋之奇、邹浩、胡寅、杨万里、宋迪、杜绾、徐霞客，来往于湖南的书法家蔡邕、欧阳询、李邕、瞿令问、怀素、米芾、何绍基，等等，都在石刻中留下痕迹，构成“摩崖文学”“摩崖书法”的奇观。

湖南摩崖石刻的分布，在时间上，与仰天湖楚简、里耶秦简、马王堆汉墓帛书、走马楼汉简、走马楼吴简、苏仙桥晋简前后承接，都属于文物文字；在空间上，与湘桂水路重合与对应，与越南使程重合与对应，与潇湘八景重合与对应。这些摩崖石刻因越南朝贡使者的题刻、纪咏而成为中越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，由此串联起贯通湖南的“金石之路”，构成一条珍贵的国际文化通道。

元、明、清时期，越南朝贡使者往来燕京，其中53人留下79部诗文、日记、图册，这条使程长达2000多公里，往返时间2年，其中在湖南的呈现最为丰富、精彩。越南使者不仅详细绘制了往返路程，而且也记载了湘江沿岸的自然景观、人文景观和民风人情。他们创作了大量诗歌，并与湖南士大夫在舟中笔谈交流，纪咏名胜、纪咏山水、纪咏观感，在湖南境内所作诗歌共计700首之多。越南使者在文化上认同潇湘八景，认同摩崖石刻，模仿创作《潇湘八景诗》《潇湘八景词》，至今沅溪碑林还保留着越南使节阮辉偃、郑怀德、阮登第、王有光、裴文祺五人的5幅摩崖石刻，成为贯通湖南的“金石之路”的真实见证。

## 二

阮辉偃的《题石镜诗》署款“乾隆丙戌安南阮辉偃”，其诗云：  
补天渡海实多端，争似山头作大观。  
洞借余晖光可鉴，花借彩秀堪餐。  
月将地影春妆轴，水引银帘摆素纹。  
莫谓无心偏倚客，也曾经照古人还。  
诗为七言律，对仗整齐。主题咏沅溪镜石，而恰当月明之望日，末句“也曾经照古人还”似平淡而实出新，首句“也”字似轻易而实安稳。其书法厚润，楷中带有行，多用异体，足见作者的文字涵养。

阮辉偃《奉使燕京总歌》又云：



图①：贯通湖南的“金石之路”。  
图②：王有光沅溪镜石诗。  
图③：《题石镜诗》诗刻。  
本文图片均为作者提供

永州奉赞崇祠进香，双流水合潇湘。  
布帆风健花墙云低，波心翠影参差。  
寒泉认是沅溪三亭，家榭石径留名。  
《总歌》为歌行体，每句前八字，后六字，转韵，全篇共四百七十句，颇罕见。  
阮辉偃，河静罗山人，官至吏部左侍郎，其受命出使在乾隆三十年。  
郑怀德的沅溪镜石诗署款“越南国谢恩使郑怀德癸亥端阳后题”，其诗云：  
地毓沅溪秀，山开镜石名。  
莫教尘秽污，留照往来情。  
此诗纪咏沅溪镜石，绝句精炼，“往来情”一语兼括越南使臣观光上国之意。其书法楷法精整，端庄厚润。

阮登第的沅溪镜石诗，诗前署款“嘉庆九年甲子孟秋”，诗后署款“越南国贡使阮登第题”，其诗云：  
出他山挂挂碧岩，莹然可鉴一奇珍。  
明分月魄崖边影，艳对花颜岸里春。  
洗去藓尘澄有水，照来妍丑隐无人。  
华程姑借观光处，阅尽三沅景色新。  
诗为七言律，纪咏沅溪镜石，对仗工整，风格清奇。楷书亦娴熟端正。  
阮登第，香茶县安和社人，先世姓郑，赐姓阮，官至正营记录，赠金紫荣禄大夫，与子阮贞贞、侄阮登盛具为重臣，三人均能诗。  
王有光的沅溪镜石诗署款“道光二十五年乙巳孟冬月上浣越南使王有光题”，其诗云：

云：  
三吾何事老元君，到处湖山独尔闲。  
近水亭台千古月，横林花草一溪云。  
崖悬石镜留唐颂，雨洗苔碑起梵文。  
题咏岳穷今昔概，满江烟景又斜曛。  
此诗为七言律，纪咏沅溪、元结，“横林花草一溪云”句颇清丽，而未句“满江烟景又斜曛”为潇湘景物写实，亦精妙。其行楷方正刚健而不失秀秀流畅。  
王有光，道光二十五年前后任越南国副使。  
清人龙启瑞《汉南春柳词》中有《庆清朝》一词。  
序云：  
今年冬，越南贡使遣出武昌，其副使王有光以彼国大臣诗集来献，且求订订。余以试事有期，未之暇，略展阅数卷而封还之。其中有越国公绵审及潘併，诗笔之妙，不减唐人。如“茶江春水印山云”“画屏围枕看春山”，皆两人集中佳句也。乃录其数十首，并制此词，以寓播轩采凤之意，因见我朝文教之遐敷焉。

所言“副使王有光”即此人。龙启瑞，道光二十一年（1841年）状元及第，授翰林院修撰。  
裴文祺的沅溪镜石诗署款“光绪二年丙子立春后三日过沅溪有怀元次山感赋。越南裴文祺撰，上谷杨翰书”，其诗云：  
道州心事满江湖，借此岩泉漫自娱。  
颇有颜书传二绝，亭连溪水记三吾。  
虞兴镜石云光变，醒醉家尊月影孤。  
篆壁题诗山欲尽，当年曾识隐忧无。  
诗为七言律，纪咏沅溪、元结、颜真卿。对仗整齐，而风格宏放。首句“道州心事满江湖”劈头切入穷达进退之意，末句“当年曾识隐忧无”论《大唐中兴颂》寓意，而指陈国家兴亡。  
裴文祺《万里行吟》中有此诗，字句全同，题为《祁阳游沅溪有怀元次山先生感题》。诗后又有长跋，云：

近县城一里，有溪名沅溪，唐道州刺史元次山爱其山水，因家焉。名台曰吾台，亭曰吾亭，溪曰吾溪，有石刻“三吾胜胜”。凿石为尊，曰窠尊。山腰有片石，高尺余，广可二尺，磨之黑光可鉴，刻“镜石”二字。次山当国家中否之秋，作《大唐中兴颂》，微寓其志，颜鲁公书之，勒于崖石，人称其二绝。山之前后左右古今诗刻几多于石。  
裴文祺生平，见其与清人杨恩寿合刻《雉舟酬唱集》书首小传，云：“裴文祺：字殷年，号珠江，越南河内里仁府金榜县人，乙卯科举人，乙丑科进士副榜，礼部右侍郎，办内阁事务，充丁丑贡部正使。”  
以上五首之外，桂多荪《沅溪志》又载遗失沅溪诗刻一首，并云：“此诗系活碑，原置石门，不知何年遗失，作者系咸丰年间野鸟使者，名已佚。1982年11月30日，纂者陪老友刘克游沅溪，谈及此诗，我已忘却，他犹能记诵，当即录出，以实此志。”其诗云：

信步闲游浅水边，江山如画景悠然。  
红三野鸟烟波外，六七人家柳岸前。  
两日落残钩挂月，白云行尽镜磨天。  
安南万里朝中国，借借唐亭一夜眠。  
此外，燕行文献中保留有关沅溪、永州、潇湘等纪咏诗甚多，均为本土文学研究之珍贵者。其中如佚名《使程诗集》记载所作《别赠》诗中有句云：“远介梯航奉珍珍，北南还是一家亲。”揭示当日中越文化交流主旨，尤为点睛之笔。

作为自主创作的探索者，倒运创作者成为智慧的创作主体。这是AI艺术创作中最具前瞻性也最富争议的领域。当AI模型能够基于算法和数据对“自主”的艺术创作时，对创作者而言，如何成为智慧的创作主体，已然成为亟待回应的课题。借助人类反馈强化学习、策略优化等训练，AI可在近乎无人干预的情况下，形成与创作者一脉相承的创作风格、艺术形式乃至情感表达方式。这类创作是AI与创作者共同完成的，其成果可能突破现有的风格抵达艺术形式的绝对前沿。而创作冲劲与底层逻辑，始终源于创作者的情感需求与价值导向。长远来看，随着数据投喂的精准化与模型训练的常态化，AI的自主性将显著增强，艺术的边界可能从“人类认知的边界”逐步迈向“算法与数据所能触及的一切可能性的边界”。

其次，AI对文艺创作的赋能，绝非单纯的技术加持，更蕴含着哲学与美学层面的深层重构。为大众文艺敞开大门，打破创作壁垒。AI艺术创作工具让更多人获得了参与文艺创作的机会，艺术不再是艺术与技术精英的专属领域。“万众皆可表达”的局面极大地扩大了创作群体，从根本上重构文艺生态。艺术养成方式的重大突破，加速风格融合与创新爆发。传统艺术家的培养向来是漫长而艰苦的过程，而AI能轻易打破时空与地域文化的隔阂，在技术工程的支撑与创作者的明确愿景引导下，创作者的AI创作账号可在短时间内完成艺术风格的养成，实现对创作者哲学与美学理念的价值延伸，并进行世界观看。与此同时，各文艺流派间的界限不断被消解，AI生成的艺术作品催生出前所未有的全新美学风格。在风格融合的基础上，AI文艺创新得以喷薄而出，使艺术创作能够触及世界的每一个可能性的临界点。

创作者与AI的深度融合，开启后人类叙事的大幕。经过持续的融合实践，创作者与AI创作账号形成共生的关系，二者如同“灵与肉”般深度融合，此时创作者的艺术数字虚拟人便呼之欲出。数字虚拟人完全承载了创作者的核心特质，能够与AI创作平台或账号进行自主对话、下达创作指令，由此开拓后人类叙事维度。这一拓展为创作者提供了审视自我的“他者”视角——借助这一视角反观自身的情感与创造力，进而促进艺术家的全面而自由的成长。

艺术的边界就是世界的边界。AI的赋能，并非简单地艺术边界画下一条更远的线，而是彻底改变了边界的本质——它从一道固定的围墙，蜕变为一个不断向外膨胀、充满未知的宇宙，为人类打开了一扇通往无限可能性的窗口。它将文艺创作者从繁复的技艺劳作中部分解放，使其能更专注于艺术的创新突破、情感的深度挖掘与哲学的终极思辨。最终，AI与人类的关系应是，人类提供创作意图、审美判断与批判性思维，AI则贡献无限的执行力、元素组合力与超越性的探索能力。

未来的艺术，终将是人类智慧与人工智能在共创共生中不断被重新定义的过程。而世界的边界，也将在人类与AI的共同创作中，持续实现拓展与重生。边界之外，仍是星辰大海。

# 艺术的边界就是世界的边界

人工智能赋能文艺创作漫谈  
蒋蒲英

## 不屈的脊梁 ——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

# 那时烽火那时心

——捧读1942版《战长沙》

安敏

翻阅藏书，一卷黄页铺开，曾经的烽火席卷而起。  
这是一本83年前的老杂志，刊名《文艺阵地》，主编茅盾，让我眼睛一亮的是，开篇作品为《战长沙》！

战长沙？是写长沙抗战吗？如果是，那1942年发表的《战长沙》，就是当时最及时的纪实文学了！第三次长沙会战就发生在1941年12月23日至1942年1月16日。茅盾先生1938年在汉口创刊并主编的《文艺阵地》（后迁重庆），目的就在推动抗日文艺创作，倡导“拥护抗战到底”的文学主张，杂志覆盖西南地区及日本、港澳等地。我手头这本是第6卷第6期，总55号。《战长沙》排列在目录之首，体裁标为“报告”，作者徐盈。徐盈是《大公报》著名记者，也是一位作家，在战时忙碌的记者活动中写下了不少抗战小说与报告。

“战长沙”三个字，此时在我手里重若千斤，那时硝烟，那时血肉，那时壮烈，特别真实地向我走来。

开篇是这样一段描写：  
“东……东……东”远远处有炮声。  
雾还罩着长沙，连接着静静的湘河，在迷茫中，岸上仅仅透出来电灯厂的高大烟筒和几所巨大建筑的黑影。  
“看，就是那个烟筒，我们的弟兄就爬到那么高的烟筒顶上，支起小炮来向着城外打……”

我们这行人的小船在长沙对岸停了，那个瘦瘦的副官在岸上便指着对江雾影里的建筑手指画地说起来。长沙城在雾中是那样的秀美，并不像是遭受过三次兵灾的模样，清晨的雾如一重轻纱笼着了处女的娇羞，似乎不愿意使远道来的参观者乍来便看清楚。他的话还没有说完，轰炸机的声音突然从云中响起来，转瞬之间，越飞越近，那螺旋推进着的吼声便重重地压在这群方才下船的人们的头顶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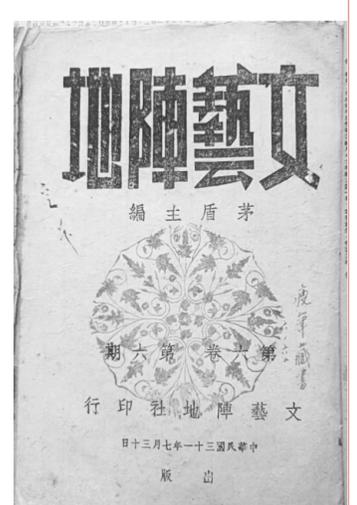
“诸位先生”，那位瘦瘦的副官忙改了口说：“敌机来了，上坡就是掩蔽部，快些跑，分开呀，分开找掩蔽呀！”  
《战长沙》未直写战事，它从接待世界反法西斯盟军战地参观团的角度折射此役之光。徐盈一开篇就视野辽阔：描写诗意的雾中长沙，参观团刚进长沙就遇敌机，烟筒上架炮的细节显示战斗的艰难。

紧接着是参观团带队的包武官和麦上尉、福尔曼、白却德、米社长等多国人员躲避着寻找掩体的场景，他们一到湘江边就看到了战事，知道每天有十几次飞机轰炸。在后几天的考察里，有风，有雨，又飘起雪花，严寒送他们到更远的地方，看更多的死人、遗骸，还有中国战士冲锋陷阵的英勇痕迹。回转来时，天气也变得温暖起来，粉红的寒梅已然开花，吃饱了死尸的麻雀在发颤的枝头上翻飞。他们看到了成群结队回城的市民。

参观团看着那些百姓担子的两端一面是行李一面是婴儿，不由自主地喊出了声：“中国老百姓真是世界上第一等的老百姓。”参观团成员在听了司令官的战况介绍后，带队的武官谦恭地笑着：“这是同盟军成立以后在太平洋方面的第一次大胜利，一次非常的大胜利。”司令官把眼光放在特制的“精忠”字迹的器皿上，用广东话告诉翻译：“你告诉他们，我们中国兵能打胜仗，我们不但在国内，还能到国外作战。假如再经过严格的训练，尤其是有精良的武器，我们到国外去一定能帮助你们打胜仗。我说我们中国人一定能够打胜仗！”

这是薛岳将军说的。那时他46岁，此文的描写是：满头斑白的青年将军。  
第三次长沙大战之所以称为长沙大捷，我从徐盈这篇战报最早的报告里有了更多的认识，此战让世界反法西斯阵营获得了力量，直接影响了全世界的二战。我更因为这卷老去的黄页，读懂了中国相当一部分文化人在战时的作为——记者、作家的笔枪射出的都是抗日的子弹与怒火。

我又认真地搜索了徐盈。原来，当年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编选的《丰收》小说集，就收有他的小说《福地》。这篇小说曾受到同样活跃在抗日前线的著名作家孙犁的赞扬。我对徐盈的抗战，由此有了更深的记忆。



《文艺阵地》封面。 作者供图